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學文庫

甘陽 刘小枫 | 主编

哲人与僭主

柏拉图书简研究

彭磊 |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学文库

甘阳 刘小枫 |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哲人与僭主

柏拉图书简研究

彭磊 |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人与僭主: 柏拉图简研究/彭磊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

(政治哲学文库)

ISBN 978-7-5675-2768-3

I. ①哲… II. ①彭… III. ①柏拉图(前427 ~ 前347)-书信集-研究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4582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政治哲学文库

哲人与僭主: 柏拉图简研究

著 者 彭 磊

审读编辑 温玉伟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6

印 张 8.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768-3/B·893

定 价 50.00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总 序

甘 阳 刘小枫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颇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大学系科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设在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就其本性而言，政治哲学是一种超学科的学问。

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位置，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了”。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同样激烈地展开，“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以政治系为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展。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

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科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友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其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要么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要么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无异于男性中心主义，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以上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桎梏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题极为广泛，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达。此外，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共同体出现重大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60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而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形成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独立视野和批判意识。坊间已经翻译过来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

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统,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重大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戒绝盲目跟风赶时髦,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为遵循施特劳斯派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深入分析和批判。同样,我们虽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却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拒斥现代。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

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明显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古希腊到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罗马尤其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非简单地

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无不从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盲从信徒，而应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尤其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精神，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深入探讨、疏理和发展。近百年来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标签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实乃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必须彻底扭转。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矫枉过正，即以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甚至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深入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应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倒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和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必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既要求不断返回问题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经典，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又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归依。古老的文明中国如今已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

国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传统,都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置身于21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明自觉,这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叩问。我们希望,这套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

2005年夏

目 录

引 言 / 1

上篇 柏拉图书简综论 / 5

- 一、柏拉图书简的真伪 / 7
- 二、版本源流与研究现状 / 19
- 三、柏拉图书简的戏剧结构 / 28
- 四、柏拉图书简的问候语 / 39

中篇 《书简七》研究 / 47

- 一、《书简七》的文学形式 / 49
 - 二、柏拉图的自述(323d9-330b7) / 65
 - 三、柏拉图的建议(330b8-337e2) / 113
 - 四、柏拉图的哲学审查(337e3-345c3) / 149
 - 五、狄奥尼修斯、狄翁与柏拉图(345c4-352a7) / 183
- 结 语 / 195

2 哲人与僭主

下篇 其他书简研究 / 199

参考文献 / 250

附录：柏拉图书简研究文献通览 / 253

引言

为什么要读柏拉图的书简？

我们想回答说，是为了以经典释读做自我教育。较真的朋友或许会继续追问，这些书简算是经典么，听说有好多篇是伪作，为什么不去读对话作品，对话不是戏剧么，戏剧可比平白的书简有意思得多。听到这，我忍不住想争辩：不，真伪那是现代人发明的偏见，而且这些书简也是对话，是柏拉图与我们的对话，甚至还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戏剧结构……

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朋友会善意地提醒，不对吧，柏拉图的书简又不是写给我们的，哪来什么对话？可别忘了，这些书简是写给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狄翁诸人的！

不错，可作为读者的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这些人有没有最终收到柏拉图的书简。由于莫测的机运，这些书简有可能在途中沉于大海，或者失于驿路（《书简二》312d8）——倘若如此的话，可能我们也就读不到这些书简了；假设在一位神的庇佑下，这些书简顺利到达了叙拉古，恐怕它们更不会流传下来：柏拉图叮嘱狄奥尼修斯，一接到书简就要即刻反复地读，读完一定要把书简烧掉（《书简二》314c5-6），因为这是避免写下的文字落入人群的唯一办法。不解的是，这封书简（《书简二》）为何并没有化为灰烬。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狄奥尼修斯收到了这封书简，但他没有听从柏拉图的叮嘱，将这封书简公开来，使之不幸落入了人群（我们）手中，违背了柏拉图的初衷。可反讽的是，柏拉图还曾交代狄奥尼修斯，保存书简，或者保存一份备忘（*ὑπόμνημα*）（《书简十三》363e4–5，亦即整部《书简》的结尾），我们再次不解，难道狄奥尼修斯这一次听从了柏拉图？

莫非柏拉图的书简不是写给那些表面的“收信人”的，我们才是柏拉图真正心仪的阅读者？也就是说，这些书简并非真正的“书简”？^①

恐怕不能这么看，表面上的“收信人”当然非常重要，正如要分清与苏格拉底对话的是忒拉绪马库斯还是格劳孔一样重要。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要铭记，这些书简也是写给我们的，正如我们也是聆听苏格拉底对话的“沉默的积极参与者”一样。^②假如说，柏拉图始终隐匿在对话中各个角色的身后，戴着好几幅面具在说话，那么这些书简就是柏拉图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我”的身份发言，借着我们的阅读和聆听，柏拉图将与我们面对面地交谈。不过，这将是一场美妙但极为困难的交谈：能否开启与柏拉图的这场对话，取决于我们付出多少心力，因为最伟大的心灵是在独语——即便在写作对话时，柏拉图依然是在独语，因为他的所有对话都是在一个较高者与低于这位较高者的人们

① 这里没有采纳所谓公开书简与私人书简的简单区分，因为这一区分并不适用于柏拉图。

② 参见克莱因对读者在柏拉图对话中的地位的精辟论述：Jacob Klein, 《柏拉图〈美诺〉疏证》（*A Commentary on Plato's Meno*），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5, 页6。另外，在写给“狄翁的各位家人和同伴”的《书简七》中，柏拉图插入了一段“哲学离题话”，突然隐秘地向“你”说起话来：“如果你想（*βουλόμενος*）领会现在所说的内容，你就要抓住（*λαβέ*）一个例子，并照此来思索（*νόησον*）所有情形。”（342b3–4）*βουλόμενος*为阳性单数分词，*λαβέ*、*νόησον*均为动词第二人称单数的命令式。Luc Brisson的法译本注意到了这一细节。本书中所有柏拉图书简的引文，均由笔者译自希腊文。

之间进行，他从未展现过最高的心灵之间的对话——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独语转换成对话，而这可能是我们无法胜任的任务。^①我们要相信，柏拉图书简有着和柏拉图对话同样的性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努力促成与柏拉图的交谈，把这些独语性的书简转换成柏拉图与我们的对话，为此我们必须追索柏拉图悉心留下的提示，必须学会辨分严肃和戏谑，必须破除戏谑所造成的重重误解。或许，这是场没有尽头的对话，它将永远地延续下去，因为柏拉图要求我们：反复地读这些书简（《书简二》314c6，《书简六》323c6），甚至要聚在一起读（《书简六》323c6）。

柏拉图留给了我们十三封书简，《书简七》是其中最长、最居中的一封，素来为研究者最为看重。称其“居中”，不仅因为它确实是夹在最中间的一封，而且在与其他书简联构成的意义网络中，它也处于最核心的位置。它所记叙的故事、人物在其他书简中得到进一步描述，它所提出的政治—哲学学说也在其他书简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重构其他书简的背景和关系，才能进入整部书简的文脉之中——借用柏拉图本人所举出的例证（《书简七》342b以下），《书简七》之于其他书简，就如圆心之于圆圈的关系。因此，只有理解了《书简七》，才可能理解其他书简。

从表面来看，整部书简涉及的都是柏拉图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因为这些书简大多是写给政治人物的，而且其中包括僭主。我们据此可以说，通过呈现哲人柏拉图与僭主狄奥尼修斯的关系，这些书简形象地呈现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命题。这正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要害问题。并非偶然的是，柏拉图只有两次说到过我们耳熟能详的“哲人王”：《王制》以及《书简七》

① 施特劳斯，“什么是自由教育”，一行译，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5：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页7。

(326b1-4); 只有三次说到过“最好”与“次好”:《治邦者》、《法义》以及《书简七》(337d4-8)。^①假如我们把《王制》、《法义》与《书简》串起来看,便不难发现,从言辞中的美好城邦(callipolis)到神话中的城邦(克里特)再到现实中的城邦(叙拉古),从苏格拉底到身份模糊的雅典异乡人再到柏拉图,书简似乎昭示着柏拉图在写作上的一次转变。由此看来,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十三封书简理当享有重要的位置。通过对书简尤其是《书简七》的仔细释读,不仅可以开启那场与柏拉图的对话,而且能够以极切近的方式领会柏拉图的教诲。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上篇概述了柏拉图书简的相关问题,为进入对具体书简的研究做好铺垫。中篇集中火力专攻《书简七》,首章分析了《书简七》的文学形式,其余四章则依文序疏解《书简七》各节。下篇择取了与柏拉图西西里之行直接相关的六封书简,并按照收信人分组进行解读。

① 参见本书页146-147。

第五部 柏拉图的真伪

上篇 柏拉图书简综论

一、柏拉图书简的真伪

阅读柏拉图书简，首先要面对或清理的就是真伪问题。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学界，柏拉图作品的真伪普遍受到怀疑，疑古最甚之时，柏拉图仅余五部对话未被断伪，十三封书简更是自不待言。^①疑古风潮归于平静后，那些曾经的“伪作”如今绝大多数都已得到正名，但柏拉图书简依然深陷真伪的泥沼，有关这些书简之真伪的意见不可缕举，不仅各封书简的真伪情况不同，甚至同一封书简内部也有真伪的判分——不少学者认为，《书简七》的主体是柏拉图所作，但其中342a7-345a4的“哲学离题话”(Philosophical digression)却是后人写就并窜入的。西人对柏拉图书简的阅读、研究，绝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真伪问题上，鲜有精深的义理阐发。要排开这些有关真伪的意见，有必要系统梳理真伪问题的由来，尤其是借古今对照寻觅我们对柏拉图书简应持的态度。

① 程志敏，“《厄庇诺米斯》的真伪”，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16：柏拉图的真伪》，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页3-9。